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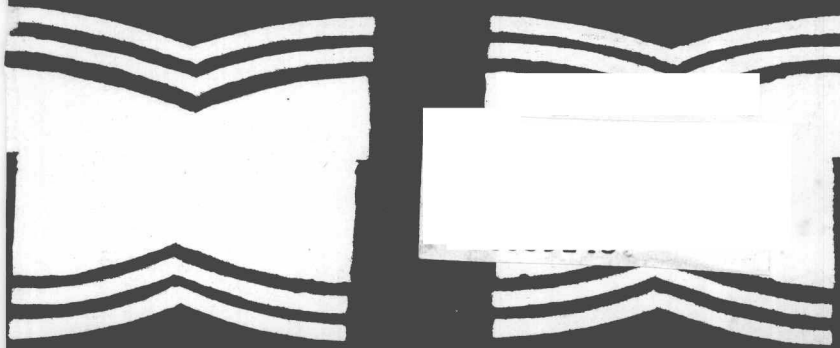


四十年間

范荣康 著



重庆出版社



范荣康 著



四十年間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010号

责任编辑 朱荣瑚
封面设计 王小珊
技术设计 刘黎东

范 荣 康 著
四 十 年 间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4.375 插页4 字数236千
1992年3月第一版 1992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册

*

ISBN 7-5366-1718-6/1·328

定价: 5.10元

序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是我自1945年至1985年这四十年里所写的一部分新闻通讯和少量新闻评论。从文字上说，这些通讯和评论谈不上有什么价值。早年写的那些，还很稚嫩，那是一看便知的。敢于拿出来汇集成册，全在于它写的都是当时曾经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多不为今人所知。岁月流逝，当年的新闻如今早已成为历史了，却又是任何历史著作中都未能一一记述和评论的。它不是历史，它是被历史的长河遗忘了的滴水微波。

历史是一门宏观的学问，几行字就把几十年、几百年的事情交代了。也有详述细析的，那只限于重大的历史变革和功过显著的历史人物。新闻是一门微观的学问，它记述和评论的是某年某月某日发生在某一个地方的某一件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与历史截然不同。然而，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却又是相通的。今天的新闻孕育着明天的历史，被历史筛选下来的昨天的旧闻仍然是历史的注释。而且，因为它记载的具体、详

尽，没有经过历史学家的加工图饰，这种注释自有它的权威性。

九十篇文章，按照写作的年代编为四辑。第一辑是解放前发表在上海报刊上的一些通讯和评论，用了“钢人”、“向前”、“高粱”等笔名。第二辑是1950年至1952年间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时写的一些通讯。第三辑是1953年任《人民日报》记者至“文化大革命”前，写的一些通讯和用“吴滤”的笔名写的一些短评。也有几篇当时未能发表的，这次一并收入。“文革”中，搁笔十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写的不多，选了几篇编为第四辑。

翻阅一篇篇旧作，那些淡忘了的往事，那些匆匆忙忙来到我笔下的主人公，又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眼前。他们和她们现在何方，以后的命运又如何呢？我试过去探询，可惜，茫茫人海，到哪里去寻觅！终于，我悟到，不寻也罢。这一代人的命运是相同的。我相信，这些曾经为共和国的历史添过光，增过彩的普普通通的人，只要他们还活着，还会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为共和国的新时期增添新的光彩。

作者 于北京

目 录

序	(1)
---	-------

第 一 辑

日本少女和中国女工	(3)
胜利·工潮·镇压	(5)
南通的“三·一八”惨案	(8)
评“警员警管区制”	(12)
哑子和瘫子	(14)
郭沫若先生访问记	(16)
“难民”与“冲突”	(19)
“先发制人”	(22)
救灾与正统	(24)
建国新论	(25)
战争与和平	(27)
“卒”的悲哀	(29)
“汉奸人才”	(31)
民社党的自白	(32)
妓女与唯物史观	(33)
女人与垃圾	(35)

女权偶感.....	(37)
人道杀人.....	(40)
看美国电影.....	(43)
观影杂谈(一).....	(44)
“新中国需要儿童来建设”论.....	(46)
观影杂谈(二).....	(49)
爱迪生在中国.....	(50)
驯服的背后.....	(52)
广告警句集锦.....	(55)
广告家拿出良心来.....	(56)

第 二 辑

看女师同学街头宣传.....	(59)
英勇护厂的老工人吴坤山.....	(62)
工人代表刘光洁.....	(65)
“这个办法好!”.....	(68)
整顿码头秩序.....	(71)
钢铁炼成了.....	(75)
第一根钢条诞生了.....	(79)
光荣归于劳动模范.....	(83)
为恢复生产铺平道路.....	(89)
英雄们苦斗在成渝路上.....	(95)
减租和退押.....	(99)
兄弟民族热爱毛主席.....	(103)
苗家和战士.....	(108)

翻身的布依族青年.....	(114)
苗家的控诉.....	(119)
光荣！胜利的湾水人民.....	(126)
访“革大”贵阳分校.....	(131)
太阳照在扁担山上.....	(136)
从少数民族中来， 到少数民族中去！	(143)
贵州苗民区访问记.....	(149)
良好的开端 ——记凯里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成立	(182)
民族工作的新课题.....	(191)

第 三 辑

勘探祖国地下宝藏的人们.....	(199)
工地上的工会工作.....	(207)
草原上的故事.....	(213)
改变地质工作的面貌.....	(219)
速度.....	(225)
走向生活.....	(232)
夜宿张家湖.....	(244)
丰满十七年.....	(247)
中国地质工作的巨大发展.....	(260)
草原上的矿产普查队.....	(264)
总结之前.....	(275)
停止“机上纠纷”	(277)

在薄煤层里	(279)
掌握命运	(284)
让东来顺的涮羊肉更好吃	(291)
《霹雷报》的轰击和沉默	(298)
“行”和“不行”	(303)
“先奖后查”之类	(307)
大连港的潜力还很大	(310)
在木帆船运输合作社里	(316)
因胶鞋破了而想起的	(323)
下不为例	(325)
替钢铁工业算几笔帐	(327)
最后的冲刺	(333)
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决心	
——记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335)
天外还有天	(342)
读布告有感	(350)
奇迹不奇	(353)
从“五满意”想到的	(356)
留有余地	(358)
第二次生命	(362)
从蔬菜硬包装谈起	(365)
尊重地方农俗	(368)
一件小事	(375)
六十年代的战士	(378)

第 四 辑

旧文新感.....	(399)
由“乔迁之喜”说开去.....	(404)
湖南乡里事.....	(410)
“致富大会”及其他.....	(417)
琅琅读书声.....	(422)
“拔掉萝卜地皮宽”	
——南通县见闻	(431)
湘西山区的呼喊.....	(437)
醉了，日本.....	(443)

第 一 辑

难道能让那血泪斑斑的日子重
新来到吗？

——摘自作者手稿

14 - 15

16 - 17

日本少女和中国女工

“三八”妇女节的前几天，《时事新报》刊载过两则关于妇女的新闻。

一是3月4日的《日女不甘寂寞，化装引诱美兵》：“前日深夜二时许，有美军宪兵一人巡经西藏路大上海电影院畔，邂逅一华装艳服少女，年约二十左右，风姿秀丽，口操极流利之英语，言词浪漫，意在引诱。惟该宪兵以时间已近宵禁，且觉该少女形迹可疑，遂强制同赴警局。诘行经新新旅社，女郎乘机狂奔入内，急登三楼，该美兵亦跟踪追赶，适值我方巡察队亦在该处检查旅客，乃将该女截获。经严正盘诘后，乃发现该女实系日人，且擅华语，据称因不甘寂寞，遂易华服，潜来街头游散云云。该队以其行迹神秘，或另有其他特殊原因，旋经与该美宪兵会商后，即带赴队部侦查云。”

一是3月6日的消息：“……前日夜间有女工三人亦因同样要求（复工），而致被黄浦分局警士殴伤，现尚生死未卜……”

一个是战败国的降民，衣食足而思淫欲。一

个是战胜国的公民，不得温饱而求复工。一个行迹可疑，尚有被“带赴队部侦查”的权利，一个行迹并无可疑之处，却被打得个生死未卜。

呜呼，这是谁家的胜利？

（原载1946年3月15日上海《时代日报》）

胜利·工潮·镇压

抗战胜利，半年过去，说到哪一种蓬勃热烈，首屈一指，名列前茅的，恐怕要推工潮的澎湃。据不精确的统计，半年以来的劳资纠纷，单就上海一地，先后已有一千余起，数字之大，令人咋舌。

当局是怎样对付工潮的呢？一言以蔽之：镇压。

在上海，据报载：保卫团向水木工人射击，使得泥水匠张春生脸部中弹，流血不止，当场毙命。另一木匠朱全福亦弹穿头部，等送到靶子场上海疗养院医治施救，也因流血过多，当晚死去。

在重庆，“中国毛纺织厂全体工人为要求改善待遇，厂方不允，2月23日起完全怠工。厂方竟请来十四军武装士兵一营，并雇用打手十数人，在5日清晨闯入工人宿舍，逢人便打。工人受伤三十余人，被捕二十余人。到11日止，已有三名工人重伤死亡。武装士兵和打手仍驻在厂内，不准工人开会交谈或对外传递消息，在恫吓和监视下强

迫工人复工”（见《周报》第二十九期）。此种美满之收获，真可同上海保卫团的战果比美。

可是，最能代表这种坚决镇压的“硬派作风”的，似乎还是重庆大渡口钢铁厂。该厂在工潮发生后，巧施妙计，诱敌深入，使工人随某稽查之后向警卫大队长交涉，而在中途“……看见警卫大队长来了，某稽查即拔出手枪，开枪射击徒手工工人，警卫大队长也接着开枪，这时四面高地上预先布置好的机枪、步枪声四起，如临大敌，一直持续半小时之久……”（3月27日《时代日报》）。收获战果是：死亡四名，重伤八名。

这一次，在上海的美国军车驾驶员罢工，驻华美军总部从容不迫，硬派作风一如好莱坞武侠影片，使人惊叹不已。3月30日《时代日报》载称：“自美军车宣布罢工后，美军总部即通知各驾驶员须于23日前复工，现已期满，该部每日均请新驾驶员代替罢工者，至于罢工之驾驶员因未能在23日复工，故已被开除，且永远不能在任何美军机关服务。”

此种合则来，不合则去的硬派作风，爽、辣、脆，不难看出是地道的美国来路货，丝毫无婆婆妈妈、牵丝攀藤之处。好在中国的产业预备军充足得很，要多少有多少。难怪中央印刷厂急急忙忙起而效之，开除工人二百余名，同时继续应用国货：鞭打、逮捕，中西合璧，双管齐下。

不过，这种硬派作风，不论是国货还是舶来品，并不见效。工潮甚至此响彼应，愈演愈烈，奈何！

这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

（原载1946年4月10日上海《时代日报》）